

哈里·图尔克 [德] 著

战争亲历者
自叙

丛书



Der Tod und der Regen

许洁·译

Harry Thuerk

Th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P.L.A.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具有浓郁自叙传色彩的

纪实小说

作者曾以新闻记者的身份

目睹了发生在二十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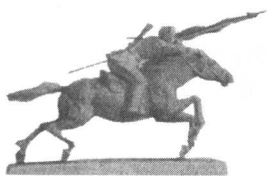
六七十年代越南热带丛林中的
那场战争……

死亡和雨



死亡和雨

[德国]哈里·图尔克 著
许 洁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字:军-2005-06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和雨/(德)图尔克著;许洁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

ISBN 7-5033-1901-1

I.死… II.①图… ②许… III.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3013号

Alle Rechte dieser Ausgabe vorbehalten

2. Auflage • 1968

Verlag Das Neue Berlin, Berlin

Lizenz - Nr. 400 - 160/36/68 • ESBC

Lektorin: Liane Lautenbach

Schutzumschlag - und Einbandentwurf: Erhard Gidltner

Gegamtherstellung: Philipp Reclam jun. Leipzig

书 名:死亡和雨

著 者:哈里·图尔克

译 者:许 洁

责任编辑:张 鹰

装帧设计: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程 真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302千字

印 张:19.375

印 数:1-8000

版 次:2006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3-1901-1/I·1498

定 价:30.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哈里·图尔克1927年出生在上西里西亚的屈耳茨（即今日波兰的比亚瓦），二战期间尚未成年便被德国法西斯拉去当了兵，1945年法西斯战败后，返回故乡，不久便随着西迁的人群来到德国。1950年，刚刚23岁的哈里·图尔克发表第一部文学作品，此后的几十年中，发表了六十多部文学作品，先后获得国内外的各种文学奖项。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不同国家出版。1956至1958年间，图尔克在北京《中国画报》社担任图片编辑。此后曾经多次作为文字和摄影记者，冒着枪林弹雨，穿越热带丛林，走访被美军施放的毒气烟雾笼罩、被凝固汽油弹烧毁的村庄，足迹遍及越南战场，并陆续踏访了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越南的那场战争，进行了真实的报道。

《死亡和雨》出版于1967年，具有浓郁的作家自叙传的色彩。

责任编辑→张 鹰



装帧设计→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程 真

哈里·图尔克 [德] 著

战争亲历者 自叙

许洁·译

丛书

- ◆ 良心在骚动
- ◆ 死亡和雨
- ◆ 纵有千人倒下
- ◆ 谎言
- ◆ 斯大林格勒

战争会发生在哪里

——《死亡和雨》中译本前言

在翻译《死亡和雨》这本描写越南战争的小说期间，我常常想，现在回头去看 40 年前美国侵略越南的那场战争还有什么意义？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在北京大学德国中心的一间办公室里看见一张招贴画，黑色的背景上印着金色的大字：“从战争到战争”。画面上除了密密麻麻记载着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战争年代和地点之外，别无他物。我越看越感觉喘不上气来，下定决心忍着眩晕细数了从 1795 年到 2003 年之间发生的战争，令我大吃一惊的是，210 年当中，竟发生了 560 场战争！最后的一场发生在伊拉克……那仍然空着的小半页，黑洞洞地似乎向外散发着疹人的寒气，我的心不由得沉入那深不见底的空白，到底还会有多少战争？它们会发生在哪里？战争离我们究竟有多远？我开始觉得《死亡和雨》的翻译工作有了沉甸甸的分量，它似乎能解答我的疑问。

《死亡和雨》的作者是德国小说家哈里·图尔克，他于 1927 年出生在上西里西亚的屈耳茨，即今日波兰的比亚瓦。二战期间尚未成年的图尔克便被德国法西斯拉去当了兵，1945 年德国法西斯战败以后，返回故乡，不久便随着西迁的人群来到德国，在因歌德、席勒而著名的文化古城魏玛定居下来。1950 年，刚刚 23 岁的哈里·图尔克发表第一部文学作品，此后的 50 多年中，共发表了 60 多部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纪实文学、电影剧本和侦探小说等。先后多次在国内外获得各种文学和电影奖项。1964 年和 1977 年两次荣获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文学艺术奖。他的作品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不同国家出版。图尔克曾经于 1956 至 1958 年间，在北京《中国画报》社担任图

片编辑和德文专家。此后曾经多次作为文字和摄影记者，亲身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对越南的那场战争，他不仅冒着枪林弹雨，穿越热带丛林，美军施放的毒气烟雾和凝固汽油弹烧毁的村庄，足迹遍及越南战场，前方后方，还陆续踏访了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对那场战争做了许多真实报道，他的战争经历和体验，为他的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素材。

《死亡和雨》，出版于1967年，那正是德国东西两部分的作家，纷纷以文学为武器批判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战争，声援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刻。当西德作家如罗尔夫·霍赫胡特、彼得·魏斯和恩岑斯伯格等人以“纪实戏剧”，把文学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时候，哈里·图尔克则以他的小说《死亡和雨》，生动地描写了美国在越战中骇人听闻的行为，相当深刻地剖析了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不但为20世纪60年代德国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国际主义内容增添了浓重一笔，还为小说如何把动人心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与发人深思，道德伦理性启蒙结合起来，如何把通俗小说的艺术形式和手法与严肃文学的社会内容结合起来，做了一次成功的尝试。作者本人因在越南战场上深受美国化学武器的戕害，肺功能损失达70%，此后的几十年间不得不时常卧床休养，如今这位年近80岁的作家，依旧躺在病榻上笔耕不辍。

《死亡和雨》描写一个昔日的德国法西斯士兵，今日的联邦德国新闻摄影记者埃文·施泰因瓦尔德，在正义感的驱使之下，来到战火纷飞的越南战场，希望用自己的镜头，真实记录并向世人展示正在越南发生的一切。他相信，终有一天，这场威胁人类安全，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的战争的发动者，将会像德国法西斯一样，受到世人的公开审判，而他为自己选择的历史责任，就是为这场新的“纽伦堡审判”搜集和提供见证。他与柬埔寨姑娘帕欧的爱情，让他有机会深入了解东南亚人民的悠久文明传统，认识了那里人民的善良美好性格，在与入侵者战争罪行的对比中，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施泰因瓦尔德作为记

者，既见证了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战士在战场上或者作为地下工作者，以灵活多变的方式打击侵略者的战斗，越南平民百姓惨遭侮辱杀戮的景象，又见证了美军虐待战争俘虏，向被疑为越共控制的村庄施放毒气的活动。读者从作品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

施泰因瓦尔德在西贡遇见了当年的女友玛丽安娜，她曾经因担心施泰因瓦尔德的社会主义倾向和政治活动招来麻烦，突然离他而去。如今这个一心渴望过安稳生活的德国姑娘，已经嫁给了美国飞行员斯巴克少校，并且生活在随时可能失去丈夫的战争恐惧之中。斯巴克受美军高薪诱惑，放弃家里的汽车商店生意，与妻子一道来越南战场淘金，以为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没有空军，可以毫无风险地大捞一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执行轰炸任务时，飞机被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轻武器击落，成了俘虏。而在战场上采访的施泰因瓦尔德，恰恰见证了他的被俘过程，还为他拍了照片，把他的情况转达给了他的妻子玛丽安娜。在斯巴克被安全转移到后方过程中，他感受到，原来越南人也都是有思想，有感情的血肉之躯，并非如美国官方宣传的那样，是什么“野蛮的黄鬼”。当他亲眼目睹了美军的轰炸带给越南百姓的灾难时，这个以执行命令为军人天职的飞行员，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斯巴克的被俘，对于玛丽安娜的选择是个沉重打击，这使她反而清醒地意识到，同样身陷越战泥潭的弟弟特拉斯克，也面临着生命危险。她恳请施泰因瓦尔德，一定要利用前往美军最大军事基地岬港采访之机，找到她的弟弟，劝他尽快返回德国去。可这个被联邦国防军派来参加越战的年轻德国军人，是个典型的新纳粹分子，他把参加越战视为锻炼自己，积累经验的大好时机，是在为日后圆希特勒当年的美梦做精神准备。从这个人物形象身上，读者可以看到二战以后德国纳粹势力阴魂不散的现实。他的葬身于越南战场，显然是表达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施泰因瓦尔德在西贡还结识了形形色色的西方人，他们怀着各种人生目标，来到这个笼罩着战争和死亡阴影的都市，寻找着各自的

“发展”机会。与施泰因瓦尔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来自柏林的摄影记者法斯特尔，他因拥有抓拍残酷战争场面的天赋，而迅速成为美联社明星记者。越南只是他追名逐利的一个人生小站。然而现实战争对人性的无情摧残，使他逐渐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意义产生了怀疑，于是他不断地在名利诱惑和正义的抉择之间摇来摆去，最终死在自己的同胞，新纳粹分子特拉斯克的枪口下。这种在异乡环境中表现德国人之间纠葛的写法，提高了读者用世界眼光，观察德国问题的意识，小说的异国情调也增添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是通俗小说作家喜欢采用的一种创作方法，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明显特点。另一个特点是，作者在运用冒险小说手法，描写引人入胜的故事时，不忘记在人物的独白，对话中，或者由作者在叙事过程中直接出面，对战争的残酷性，战争的政治和经济背景进行分析。现在看来，小说关于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借口、动机、目的、采用的手段等等分析，时至今日，用来观察美国自那以后所发动的历次战争，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目 录

战争会发生在哪里 / 1

三角洲上 / 1

眼镜王蛇 / 44

龙纹海碗 / 72

竹间天女 / 97

杜拉地带 / 121

越过红树 / 171

跳跃之鱼 / 208

海云山口 / 258

三角洲上

当他醒来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黑下来了。

像以往一样，床上悬挂着蚊帐，房间里的空气污浊霉烂，这一整天的闷热和潮湿，都随着太阳落山而在室内弥漫，混合其中的还有湄公河三角洲泥沼的气味、鱼市上刺鼻的腥臭、远处甘蔗汁液的淡淡甜香以及汗味、香味、烟草和煮汤用的调味品气味，如同挥之不散的薄雾，枪支和尿液以及杀虫剂的味道也充斥其中。屋内的天花板上不动地粘着几只壁虎，它们看起来就像贴在那里的剪纸。

穿过窗户的纱窗，不断飘进来卖冰激凌小贩和餐馆伙计的吆喝声、对面发廊的音乐声以及一个新生儿的哭闹声。

走廊里，帮佣的姑娘们唧唧呱呱地聊着闲篇。在这段时间里，她们没什么活要干，便懒散地蜷坐在石头地上，身边是朝向内院的栅栏，相互聊着美国电影中的故事，这些电影在“世界”电影院或者“电影宫”里放映。这些幼稚单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姑娘们，都是沿海地区农民的女儿，她们每周在强太太的公寓楼里只能挣一点钱。这个精通生意的寡妇告诫她们，如果有一天她们想回到家乡的村子里去的话，越共就会因为她们信奉基督教而把她们活活扔到火里去烤。在这里，她们就像她的女儿似的，每天可以吃到三顿米饭，其中一顿还有肉，其他两顿也有蔬菜。除此之外，她们还有零花钱可以去看电影，买美国的时髦假首饰，或者去买可以吹出泡泡的口香糖。

电话铃声再次响起，但这个男人还是没有从床上抬起身来，他的头依然很沉。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很久了，每当他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总得过上一刻钟，才能摆脱压在额头上的沉重，清醒过来。这块土地会从人的血脉中吸取精血。四周弥漫的潮湿酷热令人窒息，让他总有一种感觉，他的精神和肉体都陷入了极度的疲倦之中。自从他渴望在热带生活开始，他便陷入了这种状况之中。在西贡的一年里，在赤道和北

回归线之间的途中,他对自己想生活在这里的愿望也只有摇头叹息了。尽管如此,他还不打算就此回家。他还想在这里再待上一年,也许两三年,一直待下去的可能也是有的。

当电话铃声第三次响起的时候,他勉强站起身来,走进卫生间,把头伸到水管下,里面流出的温热水流淋湿了他的头。他身上只穿了一条蓝色的游泳裤,黑暗中摸索着走到那张小写字台旁,拿起听筒,嘴里嘟囔着自己的名字:“施泰因瓦尔德。”

他听出了玛丽安娜清脆的声音。虽然在西贡生活了八年之久,她依然更喜欢说德语:“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现在正光着身子站在房间里,连刮脸带冲澡。”

他大声打着哈欠:“我正准备把自己打扮得像个人样。”

“那就快点,也许你忘了,我们今天请你吃晚饭。”

“怎么会?我的胃都叫唤上了。”

他听到她的低声叹息:“像个有教养的人,埃文,别让我们久等。”她冲他说着好话:“拉利回来了,他马上还得走。”

“这个可怜的家伙。”他嘟囔着:“晚饭有什么?”

“牛排,烤猪肝和鸡胸,熏制的小香肠,裹上面油炸,米饭,甲鱼汤,还有上好的葡萄酒。”

他用闲着的那只手揉搓着自己的脖子:“这样看起来的话,我得吃坏了肚子。我们还能喝点什么?”

“听着,埃文,”她以责备的口气说道,“我得挂电话了,我还有好多事要做。你快点,否则拉利会对你不高兴的。”

“上帝就喜欢危言耸听。”他轻轻撇了撇嘴,放下了话筒。嘴里还嘟囔着:“好吧,少校太太,我尽快。”

拉利·斯巴克,F-104飞机的驾驶员,机组指挥官,在老家美国的斯普林菲尔德有一家汽车店。他凭着本能认为,埃文·施泰因瓦尔德对他妻子这样必须经常独守空房的女人是无害的,因为这个来自法兰克福的摄影记者有一个本地的姑娘,尽管一个来自金边的柬埔寨姑娘很难被当做本地人,但从西贡到金边飞行不超过三刻钟。时差使这段旅行变得更加怪异,从西贡的新山一机场12点钟起飞,当地时间差十分12点抵达金边,机票为800匹阿斯特或23美元。这点钱对一个在西贡这个是非之地睁大眼睛的摄影记者,只需两个小时就能挣到。

拉利·斯巴克并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太太,只是他偶尔听到有关别的驾驶员太太的话,让他坚信,小心是必要的。在他的房子里进出的男人不多,施泰因瓦尔德属于被挑选出来的。他跟玛丽安娜认识多年,但他不会威胁到他们婚姻的和谐。相反,那个在柬埔寨皇家航空公司当空姐的黑皮肤苗条姑娘,对此却已经感到焦虑了。

这个又瘦又高的记者有着剪得短短的黑头发和平静的灰眼睛,他踢开房门,站在走廊里冲外面大声叫着:“塔穆!”

那些蹲在地上的姑娘中有一个站了起来,这个越南姑娘大约 20 来岁,身材瘦小,头发还像在家乡一样,按照习俗在脑后扎成发髻。她对于施泰因瓦尔德在屋里只穿一条泳裤已经习惯了。几乎所有的白人在他们的屋子里都是这样的,白种女人大都也只穿一条短裤。对她们来说,被仆人如此看到没什么关系。年老些的仆人说:“她们从没有把我们看成同样有价值的人,所以我们是不是多看到了一块白皮肤,她们根本无所谓。”施泰因瓦尔德在姑娘的手中放了几块匹阿斯特:“给我买一瓶托尼水和一包烟。”随后,他站到了淋浴龙头下。

那姑娘在温水从龙头里流完之前就回来了,施泰因瓦尔德听到她叫他的名字。她很知道他的习惯,他从塑料浴帘后伸出一只手来,接过她手中打开的瓶子,站在淋浴下,喝着这瓶奎宁味苦得爽口的矿泉水。那水是冰凉的。

女佣熟练地抻平皱成一团的床单,拍打着枕头,里面的稻壳窸窣作响,随后清理了烟灰缸,顺手拿过施泰因瓦尔德扔在一张坐着一一点都不舒服的竹椅上的衬衫。衬衫湿透了,肩头部分印出浅棕色的道道,这是照相机皮带留下的痕迹。这个外国人出门从来不会忘记带着闪光照相机,有时他甚至带上两个。如果他要好几天或几个星期到城外去活动的话,他左边的肩上还会背着一个很沉的挎包,里面装着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相机的各种镜头、胶卷盒、彩色玻璃片、剃须刀、手巾、香烟和文具。一个典型的报人,这样的人在西贡有上百个,而这一个来自德国。塔穆对这个国家的名字没什么印象,对她来说,这只是在西边的一个国家,那里生产汽车和手表。从前曾有一次,德国人和日本人合起伙来打美国人,不过他们打输了。那些驻扎在塔穆老家北部的水泥碉堡里的德国军队,和法国人一起离开了越南,随后,美国人来了。

从塔穆记事时候起,这块土地上就一直有外国人,这里该发生什

么,都要由他们来决定。塔穆老家的神甫教导村里人,向那些保护这块土地不受越共统治的外国人表示顺从和感恩。但是水电工拓则说,越共比那些外国人更强大。拓的作坊就在公寓楼的隔壁。当警察要抓他的时候,他向他们的脚下扔了一个自制的手榴弹,炸死了3个人。第四个赶紧吹响了哨子。水电工用他那法国人占领时期藏起来的自动步枪,射中了从巡逻车上跳下来的12个警察中的4个。之后,他的额头上中了一枪。毫无疑问他是个越共。打死一个越共,却赔上了七个警察,对警察局来说,实在是不合算。

塔穆对这件几星期前发生的事记得很清楚,枪击发生时,她正在向挂着十字架的念珠祈祷,就像她一直做的那样。每当附近发生爆炸时,不论是警察向示威的佛教徒射击,还是当夜间巡逻队因为紧张恐惧而发疯般向小巷的阴影扫射,她都会这么做。

这个德国记者拍下了枪击事件,塔穆没有碰上他。他拎着照相机立刻跑了出去,一直到外面都平静下来才回来。警察没有阻拦这个外国人,当他的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警察觉得很得意。只有越南人被禁止使用和拥有照相机。塔穆很快瞟了一眼放在写字台上放大的照片,但没发现什么她觉得有意思的内容。淋浴的哗哗水声突然停止了,她飞快地跑出了房间。施泰因瓦尔德悠闲地擦干身上的水,他试着活动了一下头,沉重的感觉消失了。朋友们警告过他,用冷水冲凉,同时喝冰镇的凉水,在这样的气候下,有可能导致脑溢血。可是他自认为,这是他在长时间辛苦工作后,消除疲劳焕发精神的最好方法。魔鬼该把那些兜售舒适生活秘方的人带走。

他用发出轻微声响的剃须刀匆匆刮了脸,穿上一条黄褐色的裤子和一件浅色的衬衫,穿上凉鞋,出门上路了。

几个月前,施泰因瓦尔德买了一个破旧不堪的希尔曼老爷车,车子停在一个有警卫看守的广场,离强太太的公寓楼几百米远。当他在方向盘后面坐下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衬衫已经又沾在了身体上,几乎长年累月他的情况都是这样。在这里,人们整日汗流浹背。当季风带来的雨季开始时,虽然气温略有降低,但人们并不觉得轻松。

街上挤满了人,好像整个西贡忽然长出了许多条腿,人力三轮车堵在红绿灯前,所有的汽车都在爬行。在街边的商店里,人群拥挤着。这

些商店看起来更像车库,它们并排坐落在一个平面上,朝向街道的大门连成一体打开着,没有玻璃的橱窗里挂着各种商品,有水果和儿童玩具,或者衣料、自行车轮什么的,大部分东西在各个商店之间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只有市场四周的高档店里,才会把商品分门别类地摆放,好向顾客展示。

高楼顶上闪耀着霓虹灯,百事可乐与加拿大威士忌展开了竞争,香烟、烈酒的各种广告争相闪烁,小贩竞相叫卖的喊声充斥于空气之中,孩子们在人行道上追逐打闹。一家卖收音机的商店里传出音乐的声浪,混入喧闹的街市声里。西贡电台播放着美国打击乐,不时能听到一个柔和的女高音,用越南话劝告女人们用高乐高牙膏刷牙,用棕榈橄榄油香波洗发。施泰因瓦尔德很快适应了这个城市的氛围,只是在拥挤的交通和人流中开车,让他感到危机四伏。因此当他拐进一条开阔一点的街道时,他才放松下来。

西贡市场灯火通明,人力车在停车场上排起长龙,这是一种三个轮子的轻便交通工具。围绕市场的铁栅栏外面,蹲着来自三角洲的农妇,她们交不起市场内的摊位费,只得在街上兜售她们的货物。人行道上,堆满了各种水果和长枝的甘蔗,大大小小的水钵里,挤满了各种蛙、蛇、蟹和闪着绿光的昆虫,在当地人看来,这些东西烤熟了简直就是珍馐美味。

街角上,能看到美军的邮局。很多年了,街角这里上演着同样的场景:一小队美军士兵穿着深色迷彩服,戴着高高的美式钢盔,身背轻机枪,嘴里叼着雪茄,站在那里无聊地东张西望。走过的人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他们当然知道这些士兵的存在,却当他们不存在一样。就是妓女们也只是在他们眼前逛来逛去,对他们毫无兴趣。在这个军队里当兵,算不得什么光彩的事。当然,他们大部分是被招募来服役的,并没有人征求过他们自己的意见。人们对他们心存疑虑,因为每个越南人可能都和民族解放阵线有关系,湄公河三角洲上到处可见民族解放阵线战士们的身影。

身穿黄色僧袍的和尚们走过霞流宝塔废墟,这里曾是市内最大的寺庙。走在坑洼不平的沥青路上,他们的步态依然庄重,老式的雨伞挂在胳膊上。巡逻的装甲车隆隆开过,上面坐着戴钢盔的美军士兵,他们那充满疑虑的目光审视着城市边缘发生的一切。手中的自动枪,映照

着街边灯笼发出的暗淡光线,随着车辆的行进,钢铁的枪支闪着寒光。装甲车驶入一处黑暗中的停车场,消失在自己喷出的烟雾里。

南越的政府机关坐落在嘉龙宫中,那里的每一扇窗户中,都流泻出灯光来,整个建筑就像童话中的宫殿一样闪闪发光。坚硬的方石块垒成宫殿底座的外墙,守卫的哨兵走来走去地在四周巡逻,他们在车灯射出的光线映照下,就像一个个爬行的甲壳虫,只是他们的行动更慢,更迟缓。这座庄严的建筑曾被市民拆毁,宫殿前的广场上,在推翻吴庭艳政府的战斗中,西班牙骑士的雕像被当成了路障。环绕的铁丝网在西贡潮湿的气候里很快就生了锈,使这一带看起来就像长了癣一般。就是那些昔日外表装饰豪华的石头条凳,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面对铁丝网,这些坐落在宫殿四周的石凳毫无作为,而嘉龙宫不能没有铁丝网。

吴庭艳早已被人遗忘,他的后来者最多能够在宫中坚持数月。施泰因瓦尔德已经记不得,现任的政府首脑是第八还是第九位了,他们变换之快,令人眼花缭乱。费力去记住政府头脑的名字实在不值得,反正他们都不过是受美国大使馆控制的牵线木偶罢了,一个倒台了,美国人会再扶持一个上台。你方唱罢我登台,这里始终是乱哄哄的。作为政府,所有的机构形同虚设。尽管西贡有 200 万居民,但是离开城市几十公里之外,嘉龙宫政府的权力就不存在了。除了西贡、一些省城、少数一些处于战略需要而保存的公路和 200 个美军基地之外,整个越南实际上被民族解放阵线控制着。仅仅在湄公河三角洲,就有一半的南越人,他们完全听从民族解放阵线的调遣,根本不顾及嘉龙宫政府的阻挠。这个政府的作用,就像一场轻歌剧演出一般,不过这个轻歌剧团拥有全副现代化的军械库,所用来实施统治的不是宪法,也不是法律,而是装甲车、催泪弹、火焰喷射器和冲锋枪。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们设在香港、纽约、新加坡和曼谷的账号不断增长。一旦游戏结束了,他们便可收拾好行囊,在中立的国家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不过,美国人现在还没有玩厌这个游戏。在港口,从船上不断地卸下装甲车和运输车,直升机和喷气式战斗机。士兵们一营接着另一营被送往内陆。一列车队跟着另一列,将士兵从美利坚合众国送往设在越南各地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解释说,在越南的战争实际上是美国的战争。

当施泰因瓦尔德驾车驶近飞行员居住区的大门时,哨兵出现在他

面前的路上。这是一个长腿的美国兵，他先膘了一眼记者的证件，然后打开那道大门。大门把坐落在西贡河边的新建军营，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

这里只供美军高级将领居住，在排列成行的房屋前，还有两个端着冲锋枪的哨兵在巡逻。当施泰因瓦尔德停车时，他们站住了，无聊地看着他从车子里下来，向斯巴克家的房子走去。

玛丽安娜张开双臂迎接他，这是一个高个子的金发妇人，她的身材本来就十分标致，此刻穿在她身上的浅色紧身丝裙，更将她的体态展露无遗。她走近他，有一刻把他拉近自己。施泰因瓦尔德感到有些惊讶，但他没有表露出来。

“哈罗，少校夫人！”他嘻嘻哈哈地打着招呼：“你看起来棒极了，就像贴在士兵更衣柜门里的明星照！让你为他如此打扮的那家伙在哪儿呢？”

她感觉到，如同他设法做到的那样，那一刻的亲近感消失了。从她那双浅蓝色娃娃一般的眼中，流露出明显的责备眼神。同时她笑着说：“拉利还在刮胡子呢，这个小可怜，他是那么高兴，终于有一个休闲的晚上。结果他今晚 10 点还得回到基地。”

她挽起施泰因瓦尔德的胳膊，把他领进屋里。桌上已经铺好了桌布，收音机轻声播放着音乐，窗旁的空调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屋里的布置处处体现出玛丽安娜的品位。在这里，人们感觉到如同置身于一个德国中产阶层的房子里：钉在墙上的书架，一些从旧货市场收集来的古董，带软垫的硬木家具，铺在浅色地面上的地毯。所有这些使这里和其他军官的简陋住处有所不同，那些房子堆着从 PX 商场买来的钢管家具、一些越南席子和一大堆各种美国的家居饰品，从仿制的印第安人骷髅，到价值 1.85 美元签着名字的斗牛海报，应有尽有，还有巴伐力亚的啤酒杯，举杯的时候会发出“我们是快乐的劈木头小伙”的歌声。

“还有别的客人吗？”施泰因瓦尔德问道，同时膘了一眼餐桌，桌上摆放着七个人的餐具。

玛丽安娜把一张餐巾重新摆好，当她低头查看一只盘子是否干净的时候，她那长长的金发没有滑落下来，只有垂在肩头的发梢微微摆动。“啊哈，”她摆弄着餐具：“我忘了告诉你，克罗乃尔·哈德伏特和他